



序

自有柳州乃有柳守今之
言柳州者必曰子厚也子
厚以文章才氣與昌黎角
立千古然自序記傳說書

論詩雅而外讀所謂龍城
錄徒載異聞無可觀覽非
國語是非頗不合於道故
後世有著非非國語者以
視八百季餘後有章守大

力其著述爲何如哉大力
著述不減惠施其言性道
不費自然而尊學問其言
政治凡鄉閭鄩遂治民養
士之法能左右周禮其於

富強農戰之說能彷彿管
商其論切古今豈俗行事
及刺譏當世得失能不下
仲長統昌言王符潛夫論
荀悅申鑒諸書其最纖悉

微及物理亦可助人譚柄
舌本娓娓亦不下王克論
衡時而淵悟超然有蟬脫
泥滓之志倘可抗顏向郭
至於謹小慎微發揮禮樂

章柳州序
亦大有裨於倫常日用之
間雖旨多汎寄而美有多
連然則後柳州視前柳州
可無多愧豈必曰古今人
不相及邪若夫遭逢則又

大略相似蓋子厚志在功
業失足任文折翅嶺嶠卒
以不振大力懷其利器一
無所試又爲資格所拘出
守遠羈遂遭離亂齎志不

章柳州序
歸較絜坳坎將夫同矣然
大力熟悉唐事推見子厚
至隱常爲抒寫其力去宦
官志存宗社之意是又八
百餘年而莫爲柳發者也

曠世相感其有同心也耶
故亦題曰章柳州集選皆
康熙甲辰歲仲冬

燕山劉玉瓚題

劉聖

聖

臨川文選 章柳洲集目錄

卷之一

治平論

序

治平論上

親民以杜壅蔽

省階級去冗員以急國勢

取成大臣

重守令以興事功

特重郡守以興事功

察舉縣令

詳吏職以取士

重爵祿以求功業

簡科條以重法

教舉之權歸于一

郡縣兵制

習士於射

收天下忠義之用

募兵

米昂

治平論下

爵祿

館選

禁貪

救荒之一

救荒之二

救荒之三

臨川文選

章柳州集卷之一

臨川章世純大力著

燕山劉玉瓚黃中選

男

允元居一

允升樹駿

參較

治平論

序

天下之事非在下之人所能知也。上之人制之，草茅之士其何有焉？雖然，上知其源，下知其流，得失之策制於上而利害之流及於下，因利害而証得失，亦可得其一二。乎臣滯艸莽，熟睹時事，間常求之，而知其得失之情矣。大抵天下之勢，唯君與民兩者而已。民所疾苦，欲知於君，君所役

養皆待乎民。二者相倚之切。而相恃之深。豈待言哉。然而民不能恃君。以安以全。君又不得恃民。以富以強。者皆生於中間相至之處。路遠而力中軟也。路遠則情不相聞。而中軟不足以相舉。故所為論歸於近君民之途。而急相使之勢而已。不切者不敢瀆陳。舉其一二大要。著於篇。凡將以為富強之本。而富強之說亦即附焉。

簡括○此先生崇禎中膺御史學臣公薦而為入告之書。故通體該詳。明淨尤為致意。正不出權書衡論以下。

親民以杜壅蔽 治平論上

人主之尊如天。天之去地也。豈可為道里哉。然所為者皆至於地。而地之物無有。小大皆得自暴於天。其中略無障隔之者。如此則雖謂之至近也。亦宜人君所居之高。與天不異。天下大小之物。所以仰之亦不異。其有情偽而欲訴之於君者。與物之求自暴於天。亦不異。然而上嘗苦下之難知。下嘗苦上之難達。不能如天地之相見者。其隔之者多也。若令天下地之上。居中猶有物焉。而上下藉之以相通。則此藉以通者少。而所藉之為隔者甚矣。君之下雖有大臣小臣等。差以降其象。皆如地之有山有陵。有平地也。地之高下。各自暴於天。而君必使相藉而達。不亦左乎。今天下之受抑而欲訴於

上者何限其忠主而欲進其所懷來者又何限而皆苦於不得達其得達者蓋不避死亡而後可以庶幾焉夫赤子之於父母欲其孔邇而奈何絕隔之若此也今但不爲之禁制令小吏庶民欲有所陳而隨至隨通皆得自達於上而遏抑者有誅而天子又時引見耆老而詢之爲無常則天下毛髮之奸皆無可藏矣何也凡作奸者必害於下下固不能爲之隱其害也而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否亦得守令賢否得則刺舉之得失亦得故詢事自下而情可盡也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大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其君安坐而見天下之事而文武成康稱明君豈有曲巧以知物哉亦唯繇此道而已或曰小吏下民皆使之得言於上不亦煩乎然有以知其不煩者日行於天而蛇鼠之類皆伏而不出君有明道以知奸奸不作矣奸不作而無可言者矣似煩也正所以簡也此所以近君民之路者也

徹壅蔽亦是古今恒論特傳以奇理如吃公子文信侯之書○勝朝體統闊絕卽上下司扞隔極矣煬竈叢神半由官尹此真第一砭時之論

省階級去冗員以急國勢

夫立官授職在審疏數多少之宜。蓋國家強弱緩急之勢亦繫乎其中。不可不察也。是故級不可疏也。亦不可促也。員有宜多也。亦有宜少也。級已促則君不尊。威不甚而令不重。堂去陛之說也。級疏則相至之勢緩。相使之機柔。令不疾。威不急。而下不親。情不通。則亢位之君也。周官九命以爲差數。然自君及民無過六等。蓋自卿大夫三殺而至閭胥而去民一間矣。漢官以祿爲紀。凡十六等。而實不相懸。故郡縣之有治行者。卽爲九卿。而九卿之稱職者。卽爲御史大夫。二千石。與萬石爲相次之官。蓋周漢設官主於民事。故促于其節。唐宋以來設官但以爲官。故獨取階級之多。便於陞遷而已。夫無

實之級不足以大懸尊卑而於上下相用之勢則不勝其緩矣。此其失於疏數者也。至其多少之宜抑又悖謬。周漢建官在下者多在上者少分職者多制馭者少。周之鄉大夫已卽爲卿而二鄉監以公一人其上則天子也。漢之監郡守者獨御史武帝更爲刺史當是時法舉而吏清無廢事也。宋則轉運之外益以提舉提刑邊防財用則有經制綱運有撥發輦運二司並振監司之體以加其下。今則按察而外有分守分巡方伯開府並爲監臨而直指使者又歲巡察之直指所遣爲耳目者又歲至焉。合見在已往將來而所歷上官常八九內之朝廷之上亦傷於察舉之多與守令不異。至於邊方要地尤恃專閫。今之節制何啻掣肘直束縛之耳。已轄於撫鎮。

更稟於監司又益之經略監軍所謂稟命不威者國家又何嘗爲之計哉。凡此數者皆多之而非宜者也。考之禮五家而有比長二十五家而有閭長百家而有族師五百而有黨正二千五百家而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有鄉大夫六遂之制亦自隣長里宰鄣長鄙師層累而至縣正遂大夫古之鄉遂卽後世之州縣古之師正大夫卽後世之守令也。而古在師正大夫下者尚五等今自縣令而止餘但丞尉耳。無論周官卽兩漢時亭長三老嗇夫游徼等官布於鄉亭不尚詳密哉。而今一切無之此則少之而不得其宜者也。夫節短者勢險級已疏則用下無力猶操長竿以招手臂之力皆廢于中路不至竿之末不若揮斧以離用之剛入之深也以衆爲強者。

此喻集中凡數見

在盡衆之用。今分職少，則用下不切。如以臂親事，無十指以作之，無以爲精微之功。比如樹木，無細莖煩理，以布於葉間，不能敷其潤澤，而使之徧。二者皆爲無制勢之術。然未若多於監制者之失之甚也。夫多在于下者，則祿薄多於在上者。則祿重多於分職者。則事舉多於制馭者。則事廢多於小官。有以盡人之才多於尊官，則更以束人之才。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以少持衆，而以成功者。故以一用兩，無不爲也。以兩用一，無不廢也。今爲者一人，制者數十人，勇猶爲虺，敏猶爲鈍。况中才以下乎？槩論國家之法，求治之意少，防奸之意多，故其勢可以安常，不可以經變。可以安常，以其無能爲也。不可以經變，亦以其無能爲也。在外而監制者多，則郡守

將帥之權輕，而監制之權亦輕。在內而議論者多，則任事之權輕，而議論者之權亦輕。彼有所制，而此有所分，相與牽制，則相與委弛而已。夫合群輕，以用國則固，國勢之輕也。國勢輕而侮之者，四面而至。是以一豎竊柄，天下波靡，以隨之。小醜陸梁，數十萬兵一朝而盡者，皆坐此也。

下之官欲其密，上之官欲其疎。是柳州一生所見其意亦本周禮非舛說也。看其反復周制及錯綜列代處。

取成大臣

今以明天子在上而所爲不必成所欲不必得者此其故何哉非盡未得才臣而任之亦府部大臣權不足也夫以人主之勢之尊既不得親與遠臣捺而大臣之權又不足以操則何怪其痿廢而不用也勢相近而後可以相舉節甚短而後有以相急者理也今以大臣居中而爲之隔以懸人主之級而不知其權之不存則適足以緩天下之勢此以人身喻之可以明矣人之作事在十指之間而恃臂爲之運使其臂中弱則雖資諸之力而必不足以使其指今無大臣居間則已矣有之而天子所得親相操者止此而其下則須轉屬而及奈之何使之不任也大臣不賢則其人可易而已用之矣則

不可不與之以權而責之以功以爲大臣之權不可重者無術以馭者也若其制馭有餘則彼之權孰非吾權也天子之勢與天下隔而閣部則未嘗隔身雖尊貴其屬猶與庶民伍其於天下一介之賤皆得以至於前故既與上達而亦與下通天下之情必不可隱令出而行必知之其不行之處亦必知之使其自任爲已事則察之必能精而撻之必能力於其所爲未有不能竟其事者也天下之事唯其善亦能成惡亦能成而後天下之勢制於一人而不散今雖行堯舜湯武之事天下固以名應而不以實應也如是而尚何以舉天下之事乎且何不以近事觀之也魏忠賢以奴隸之才竊天子偶遺之柄猶言出於口而事行於國意藏於胸中而人就之於

影響所爲者逆天下之理犯衆心之怨猶且必行而必得此亦可知夫權之足以成事矣方今之勢上之所制馭大臣者其力有餘必無異時權臣之禍獨所謂閣臣者既論思密勿而非作行之任而六部之長皆拱手以聽於其屬卽以冢宰一部言之冢宰欲有所署司官以爲不可則冢宰之意不得行司官欲有所署胥史以爲不可則司官之意不得行而餘部亦皆若是莫不取成於故事故事也而可以治天下哉何也權所不在而人之智能未效於用也誠使略仿周制大僚得自揀其屬而所屬又各自選其胥史主之上而分之下而如一氣以致使令行而禁止遲速進退一如指揮將所謂豐財足兵如謀臣策士所陳者皆斷而行之其效可坐而收也

故取成柄臣者。此所以急國勢之道也。

內責大臣外責守令始為無畸重之勢。○前急國勢是綱。下是目當知其著書首尾之意。

重守令以興事功

國之所以富者在財而財安出乎民之所作也。國之所
以強者在兵而兵安出乎民之衆多也。然則欲求富強
不求之民不可也。求民富強不求之守令不可也。民之強也。
○確○不○可○易○守令生聚教訓之力也。民之富也。守令愛養休息之力也。舍
是而外必無有能得之民者矣。則必無有能致之君者矣。不
可不察也。竊怪今之法不與守令以權而又不重為之監制
也。夫所謂不與之以權者。此有說也。幕僚不令自置而生殺
予奪之權不得專也。然而自取之矣。所欲殺者斃之杖下矣。
所欲與者假之以事而陰厚之矣。有私權所以無公權也。私
權以成私而公道因之不行。此之謂無權。以為無成職業立

事功之權也。所謂不爲之監制者，此有說也不畏天子，不忌百姓，而但畏監臨者也。然而皆不畏矣。巡守遵制之監司制之藩司，置之所遣巡按御史，又制之撫院，又制之而奉御史之命以調事者，又制之。夫盡制之是盡未能制之也。盡聽之是盡不聽之也。在上者相通爲廉察，是盡不察也。有私制所以無公制也。此之爲無制，以爲無必相撻，必責成之制也。奈何以國所待富待強之地，而令之無權令之無制也。令之無權是不使有爲也。欲民富強而以無爲聽之，無是理也。令之不制是縱使妄爲也。欲民富強而聽其妄爲，無是理也。然則如之何盡與之以權而巳。盡與之以權，吾得以所與者責之，成而不得以難爲自諉矣。是以與權中而制之也。獨制之而

已。獨與閣部大臣與之相撻，而間遣使者爲之大視。制者仍在已也。彼得恃上之意旨以從事，而吾得酌其所處爲體恤。是又於制之中而與之權也。名爲守令治民，實與天子自治其民，無以異。名爲民聽於守令，實與身聽於天子，無以異。而下之人但見有守令之爲，天子盡力而天子之真爲已。主而餘寇進賢而鵠立者，沒於不得見。如無復有他官然者，此則使守令獨明而使君與民相關之意獨明也。而君欲民之富庶如手授之手，帶之矣。民效財力於天子，亦如自至於庭而親獻之親貢之。牟此近君民之路之道，而急國勢之道也。此篇是引子到後始明說其所以重之之法，然其抉弊亦詳矣。

特重郡守以興事功

夫以天下之大、東起遼碣、西至蜀漢、南訖滇黔、北至長城、縱橫萬里、而以一人爲之制、權固不足以相操、而復建都於東北之一偏、則相操之勢愈緩、故於此而遙制之、不能委人以治之、而不與之以權、亦不能蓋權所不在、則事不可舉、在於盛時、猶蒙曩日之餘休、可相忘於無事、及今有變、然後知外之不足恃、自令以至於監牧、舉無能爲國固圉者、議者推原其故、以爲兵弱由於民不用、民不用由於權輕、權輕由於牽制、而稍稍能知其受弊之因、知其弊矣、而不急爲之計、也可乎、爲今之計、其不可以吝權而無所付也、明矣、但當酌其所付之宜耳、而且委之牧伯、即是六國之事、而藩鎮之禍也、而

且委之縣令。耶地小人少。又不足以有所爲也。度其重不得以自擅。輕不至於不振者。唯郡守爲可。今之郡不若漢之大。漢三十六郡。而今不啻三之。然大者轄縣數十。而小者亦五六。可以比古大國諸侯。而特無奈權之輕也。異時獨一卿命于天子耳。餘自置也。今自貳守判推屬縣令長。以至幕僚一命之職。亦莫不出於朝廷。則予奪之權固非所與矣。夫自上建之。是與以諉責之地也。自己辟之。是與以任責之地也。奈何不使任責。使諉責乎。漢時太守論囚自爲斬殺。而今獨得行其笞杖而已。罪在斬絞以上者。皆所遣使者決之。是生殺之權。又非所與矣。郡當要害者有衛。而次者有所。其無者亦多矣。而兵政亦又非所縮也。此其本分之權有所不得者。然

也。上之督撫以及監司大僚。前後去來率常五六人。而所歷使者亦且三四。並以屬官之體繩之下。之則司理縣令每多甲科。其有治行者不數年。而擢臺省。任糾核而守之。平遷者或不過巡守道。勢不得以異日之勢相假借。而不能自振其尊臨之體。此其本分之權爲外所屈者。又然也。是以居其任者皆苟以延日。幾幸遷轉而已。平常之事尚有不可行者。而況望其治兵禦賊乎。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今之時亦唯重郡守之權而已。未得其人。精以擇之。擇之而得一重矣。既得其人。專以信之。信之又得一重矣。而財使之自植。兵使之自訓。屬僚使之自辟。生殺使之自擅。省其監制而略其小過。多其勞問而重其責成。

有功則待以不次之擢任其終身而增其秩號蓋雖不及古諸侯之權亦使其彷彿而後可也。權重矣而民為之用民。用矣而事無不行在彼可以有為而一旦有事天子亦深得倚之以為衛考之漢世有以郡守破賊者有以郡守破羗者有以郡守禦者至於取賢歛財所倚尤重而二千石亦相矜于辟士故其時言者謂二千石賢則所舉得人亦誠可以得之也。而因于任之至重功績著明內之三公九卿亦即取之二千石則二千石獨為朝廷儲才之地。蓋一官得職而舉朝之官皆得其職任二千石之效乃至於此故臣言以為郡縣之治皆如兩漢則封建誠不可以相方彼徒自守之心而此多鼓舞之意彼可以有功於外而此可以有功於內故為

勝也。而既獨為國家任兩大事外奮武衛而內歛賢才則自守而下不煩上之經營而自守而上又可由守而得人所省設官較士調兵足食之煩者豈一端而已哉。然使今日而師比、漢、又、甚、為、一、鼓、舞、兩漢任之之法則又當過於兩漢此何也。漢之郡制太大連屬數十城若使制馭少懈而所用或非其人則必恣睢自任如桓靈時刺史郡守之貪暴橫於虎狼則所傷者眾而民無所訴。今之郡制適得其中以漢之任任之可以有其功而不至受其害。蓋權所重之地不當復多藉之勢而勢所不足之地則必不可不加重其權。此又事理之宜也。然漢之末年雖云牧守暴橫亦以西園鬻爵選二千石之意失耳。於制豈有不止于漢又一証據議哉。其後宋苦盜賊而秦觀建議亦以為宜重郡守之任。則

知此職徒憂于輕而終不慮于重其不至如周之建侯與唐之藩鎮也亦以明矣此又所以急國勢之道也

尚取漢制以爲對照而郡縣去封建不遠語尤柳獲

察舉縣令

天下最爲近民而國所倚之爲重者莫如守令而令爲尤近令不得人守雖賢必無以爲功然又不可自令操之也必假守以權而後能操之吾但以令之得失爲守之賢否而守則以民之利害爲令之優劣各所稽者皆其相近之處而各所操者皆在一節之中則得之無所不盡而操之無所不急矣此唯漢得之漢法太守以春月行所至縣而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論課殿最併舉孝廉則守自察令也刺史行部以六條從事獨詳二千石而不察黃綬則固以察令爲守之事非已所當與也夫不隔位而察則察之詳不隔位而操故操之急在刺史獨舉其大而刺史愈尊刺史之體亦得太守不

夫其權而太守亦尊而守之體亦得體統各正而奸無所藏矣。蓋守之功名托於令則爲已求詳亦非他人請託之所得行也。令不肖而已受其責誰能狗彘牘而爲之受負乎。今之按部使者亦古刺史之職而行部則無所不察下及于吏胥之賤既體不尊而事不詳亦節已踈而勢不急而太守之權坐奪於使者則可以急之地又緩弱而不任所爲反也以故今之縣令唯其所爲守不得而攝之守以委之行部使者而使者時暫地隔又不得盡攝之而守既已委之於上則反得以行其含容而爲之蓋惡飾美使者于令非所托功名之地亦可以好惡行之矣。夫抵所見守之不肖者尚少而唯令爲甚其爲之貳者尤甚于功令所禁以名避之而多出于所不

得禁每以私賂爲奸利其最不肖者於其始至每索一猾役爲耳目通行賄賂而外杜情分爲公正陽許陰扼使不得所求而盡收異時情分之事歸之囊橐其行賂之人亦必不泄言是又代之隱也。欲避重罰之名則又批委衙官衙官承旨先爲重擬俟賄入刃次第減之而始有明暗之罰矣。衙官亦欲爲利批詞始下即佯怒其不報爲藐已于是訟者一狀到官亦一呈到衙而紙錢茶儀動亦二三兩此又與衙官共爲奸利者也。錢糧則桶頭未論而獨苦現年四時上司禮節皆取辦于坊里每派輒二三百故開難得之貨而入其折乾及上司却還則又捲而有之馬戶苦于差煩里甲苦于幫貼是亦可閔矣。而于上役時輒先有所獻令捕而下率費五六百

金爲常例。及至給發。每到輸十二而後與之。而里甲所幫半入私囊矣。上司過往。取辦皂快。其工食不入固也。又稱貸而益之。異日則賞以差票。故差役下鄉勾攝。無言數錢者。動以兩與十計。蓋虧之皂壯。而以百姓爲之償也。此項非通行。蓋僅有見者。他如罪錢紙贖。以錢入十長二三。及出散十減二三。銀兩發銷。出少一二。及對入又增一二。徵收之入十增一二。及發解。又出少一二。推此之類。不可勝數。如以爲使者不知。則誠不知也。如以爲太守不知。則非不知也。直以舉察之權。有在而已。之得失。不甚相關。推而委之耳。守與令共得失。而察權又非其所專。使者可專舉察。而又與令不共得失。而上之監臨者。常十數。錢多使鬼一處。可通而根脚固矣。由此

觀之。察令之權。必當獨屬之守。而守之賢否。必當一據之令也。明矣。而爲直指者。第獨察其大而遮以相及。亦又無所不察之道也。此又所以急國勢之道也。

以令委守。方見臂指切近之勢。而明末優擢縣令。獨多故寫弊特詳。亦幾幾吳道子地獄變相矣。

詳吏職以取士

今天下有可以得士之地而未善所以用之者則丞簿監及
 管庫之職椽史之類是也此數者皆當委之守令使自為辟
 召自為選擇而用之則必多尋崇禎時事也入凡辟召之法當行之自
 下試用之亦當自下帶駁徵今自上為之拔之草萊之中加之待詔
 待從之列古人所以歎踰戚也而實亦不可以得士其取之
 也疎其用之也亦疎非上自為知也隔數傳而知之用之之
 疎者天子之臣僚衆而舉在上地則為之用者亦衆事以公
 隱功以衆匿彼其自有之才切已之能固無由而自見也州
 縣所辟將託已事焉其詢之必精其察之必盡而又處至少
 之數事與之計而特與之相索則固有以盡人之長短矣試

于縣者可復辟于郡試于郡縣者可復辟于公府下可因之以同升上可因之以賦事朝廷之取之為有據而士之自見為有素雖不必盡士所得必真矣夫士伏田畝之中必無見才見能之地故古之人獨可以孝與廉求之然皆在已之行非及物之理人君得之可倚其心而未可求其功則固於取人之道已失半矣而又可以容偽取之以孝遂多割股廬墓之事取之以廉遂多敝衣縮食之人上固不能得其實也而况自愈下者舉之自愈上者用之察之固不求精試之又復不密乎知人之法去之近而後能察之守令于士是也所少而後能察之亦守令于士是也所自急而後求之確則取所屬是也此皆以可以得之之數求之也在春秋時士之賢者

帶假孝廉

每仕於諸侯之大夫而兩漢太守率自辟其屬如宗資之辟范滂成瑨之辟岑暉翟超之用張儉盡皆一時名流遺於上而收于下其辟於太守復辟於公府已用為太守者有如廉范之類而起於郡吏獄吏卒史嗇夫而為公卿列侯者有如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鮑宣丙吉之類其時科目未設而取士之途皆有古人之意而得人之盛遂非後世之所能及今之吏胥所以取之非有擇也以賞筭以頂替而已其為幕官者非可得擇也朝廷以償勞積籤掣而聽所值而已入身既以濁流升擢復不相及無名節之可顧無事業之可期吾之得其用者必少矣夫以氣親民之勢氣當加意之地而最取不肖之人不但不能資之以得士而更因之以府蠹

也。豈不舛哉。至下之處。古之人固用之。以為初也。非所委穢之地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弊。患在大僚太多。小吏太少。制事之吏太多。親民之吏太少。夫縣之大者。或數百里。而以一令縮之物。博事冗。略得以舉其財賦刑名而已。如是而即足為治乎。考之于古。滕子男之國。比今縣治。而其百官漢法為令之屬者。甚多有。亭長三老嗇夫游徼之類。布于鄉亭之間。而令總其綱。其人則皆令所選擇而為之者也。今為令者。既苦于分任無人。而學弟子苦于多。而不適用。自鄉舉歲貢一二。人而外。餘皆老死而無所見。長而歲廩師生率費數百。而所免差銀在其外。其吏胥之以白丁效役者。與佐貳之以年勞得選者。又為縣莫大之蠹。奪此與彼。而使令之所屬。盡出於

衣巾之輩。上得以行其禮貌。下得以行其規正。而公府辟召。即於是取之。其為鄉舉里選也。精矣。蓋為之長者。日夜相與共事。則其才德之長短。必無絲毫之不得者也。而科舉之制。孝廉之徵。其亦可以止乎彼虛。而此實有以試之也。

明朝初制。廩生降而充吏典。史及諸雜職。可以鄉試。儒與吏原有相通之勢。後便截然矣。此亦準酌歷朝之言。非尚尚漢法也。

重爵祿以求功業

爵祿者人主所以易功業也如商賈然操其幣以與貨相求
易衣得衣易食得食易什器得什器其與我市者有以售我
矣卽不可他有所責也一固不可以易兩今科目之設以爵
爲招以詞章爲售夫既有以相當矣而又以責功業則所爲
功業者是彼分外相施之事而非我所應得也故受爵者可
以不愧而我之責之者爲無名有爵人祿人之實而無可以
責償之理者爲有先受其償者也鷹隼之擊也兔走於下鷹
揚于上飛走之分各異而翼足之數適合相湊於毫厘之間
而後得之故九分之爵尚不足取十分之功而況相與反乎
故懸賞於中鵠者卽非中正者所得取也立功於搏虎者卽

非搏熊者所應有也。今以文章取官爵。文章卽官爵之報矣。又何報焉。無報責報。臣何負焉。無負責負。君何名焉。由此觀之。文章不足以取士明矣。將遂據功實之處也。故今之明經。有不自謂異於納粟者乎。曰吾以積分得之也。今之鄉舉。有不自謂異於明經者乎。曰吾以多篇得之也。今之甲榜。有不自謂異於鄉舉者乎。曰吾以再舉得之也。彼所以傲于共儕者。卽其所爲應得於上者。業應得矣。君宜無以重索也。故非塞詞章之路。卽無以開功名之門者。爲其共一爵祿也。

比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更覺切寔

簡科條以重法

天下之弊不必在於無法。而常在於法之太詳。夫人有無窮之奸。而吾待以無窮之法。此亦可以相勝。世之所謂至智矣。而其勢卒不可得奸。不必止也。而吾之法。或適便之。而法之已煩者。或於事反有所格。則向之所謂愈以詳者。乃愈所以自亂也。天下唯無以成法爲限也。聽其弊之所至而誅之。則無弊不在所誅之內。今與以格例。彼求如格例而止。而格例而外。遂安意肆行。而無慮以法之內。應我而以法之外。成私而其私反在不禁之地。是禁爲一而縱爲無窮。苟上之所爲法者。但以無私有私爲斷。而以公議待其後。則凡可以爲私之處。將自窒之。無以爲名。而盡求之於實。顧不爲必公之勢。

乎所以防私者以此道。所以求成功者亦以此道。彼功之不立。亦法害之也。吾不爲之法。則彼以成功爲止。吾事爲之法。則彼以如法而止。苟求如法而止。而所謂成功者。固已置之度外矣。則法者。彼所解責之具。而我何得焉。蓋既已爲之法。則欲責之以法之外。而不能。彼既能如吾之法。則彼誠若有以應我。而得以自寬也。而法之所立。往往非事之所便。則其務亦遂隨以傷。由前言之。法以成私甚便。由後言之。法以成功甚難。而法密之於利害爲何如也。

冠多髮亂法太密。官民都過不得。孝陵時已有此訕勝朝法密之弊。如此故知簡易親功。自是乾坤不易之理。

教舉之權歸于一

教士與取士之權。不可以不歸於一也。權歸于一。則教之必行。取之必精。兩得之術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而以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掌其教治政令。閭胥每聚衆庶。既比則讀法。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讀法。則書其孝友。睦姻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法。則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攷其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焉。蓋其治之之人。即教之之人。教之之人。即察舉之人。非一人而舉之也。多人而舉之。非一日而舉之也。積善而舉之。故人。不以一朝之長。盡見其終身之習。及其升於成均。大樂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其始也兼治與教。以董之。今則獨以教引之。其始

也責之由道而成俗今則令之知道而成德比及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矣而後可以材諸位於是大樂正簡而進之於王升諸司馬而爵之蓋使舉者教故教之必行使教者舉故舉者必察三代人才之盛概由此也今則不然教舉相離而師無權師無權而生徒不能服其教古之教者一年而離經謂視其性行所近麗於何經而使循之以爲業也今既不相屬則不得其才之所長而成之則亦不得其才之所長而舉之人才所以無成道藝所以不復可攷也宋紹聖崇寧間詔取士一於學廢科舉法不用也又立八行取士法以三舍進登而群奸擅國法雖善未得所以行之其後朱熹著論亦以爲學校之師必選士之實有道德可爲師表者爲學

官而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而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獨使爲之師者考察其德行之實以聞而命之官則大學之教不虛而懷利于祿之人自無所爲而至矣其言止爲國學而要可通於郡邑也今之縣邑大者數百里小者百里而中邑建學生徒常聚賚糧爲難但循四時考課之舊參以咨訪詳其行能之差以次升附爲增升增爲廩所廩者卽常肄業其中爲守若令者四時課之三年大比則守令同學師以所素賢者上之以待試試之亦先憑素行而後文藝所取升之大學而所選教職必極天下之望與翰林相表裏至其升遷獨以得士之高下爲差次而特高其等或者謂教官選舉卽多所私詢此又不然是在上之重之耳今法取臺省於縣令縣令

卽多自愛之人苟移其重於學職亦安在其不自惜乎及其升於太學大司成誨以時務習之國故詳其才器之所合遇有缺員然後分別用之此與憑一日之文藝全昧所抱數隻偶爲序注者相去何啻遠哉

亦卽古人三舍之法明初亦然第後奉行便失初意耳

郡縣兵制

我國家置府州縣有設衛者有設所者然亦僅耳其非要地則全無所設而承平旣久共有衛所之處兵亦爲烏有矣縣卽有機兵民兵少者不過數十名獨以供勾攝給追補而不適于用而民以安樂無事習爲時文以要進取習者甚衆取者甚少以大縣計之文物之地所登用者不能一二十人而寄籍學官者多至千人其爲兒童待取者與其年已衰罷及方就學者又不啻十之而游民雜業復不止此皆長衣大袖高冠淺鞋手足一不得用而獨見其面以口成事蓋名爲丈夫而實無異于女子唯無能之人乃甘於爲農而又以貧窮不振其氣亦不可得而用故所在郡縣無不單弱一旦有警

則議練鄉兵鄉中之民率如此矣又安得而練之臣以爲此制之未盡也嘗觀周禮所爲制兵之法皆於六鄉六鄉之人於王城爲近故治兵之說特詳至於六遂則制已略矣推其意蓋資其附近爲入守出禦之便而六遂則以待多取之用也其後管子治齊亦分其國爲三軍至於五鄙則有其制而不見其用蓋管子所爲皆周之遺法而特師其意修而行之也國初太祖亦以遠田三畝易城外田一畝以便屯此真得古人之意特未盡通之天下蓋當世兵之弊未及亦無庸豫盡其曲折耳今天下苦無兵甚矣有變則調之邊方兵在邊則腹虛調入腹則邊虛而行數千里以赴敵雖有強力亦爲弩末而又不及于事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在途之日多則

是大半道盡也至而不歸易不耐其水土可慮之事又更多矣夫無故而動民之業易民之事則其勢不行今誠舉破敗之地附郭之民之田皆卽以爲屯而卽其民以爲兵其不願爲兵者以遠方之田易之大略中縣環郭五六里以爲屯東西南北偶合之爲方十里而遙以畝法計之六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方里之地得田五百四十畝十里之地爲畝者五萬四千除間井塘池等項尚可四萬而上以人三十畝爲率則千三百人之業也此耕屯者少其稅而盡弛其差此所占田少而得兵則多矣旣以爲兵則不可不習之于勞平居無事則分班以給力役供勾攝奔走工築之事三時之暇則教之戰陣有變則收之入保室于邑

而芟于田。以城為家。兵既以父母妻子所在。死守而不逃。賊亦以畜積在城。而不在野。至亦無所可掠。雖所弛之征。未免派之遠鄉。鄉不堪重。然昔之民壯廩于官者。今食于田。則銀差之數已大減。而又略放漢法。自士而上。不輕與復。浮民浮士之無用者。推類悉去之。下無徼倖之人。則民無重徵之苦。不在以私恩小惠相徇。令偏重偏輕也。內地以農兼兵。而沿邊之地。則盡民為兵。而兼農。軍餉地畝之派。亦復可汰。所缺稅額。亦取償于此矣。

推其意亦非盡欲民在外兵在內也。只是欲人人自為耕戰。爾計畝計人。調理疎暢。斯真賈晁之言。

習士於射

有文有武。非一國之事也。有文有武。即一人之事也。人之一身心為之主。耳目口為之候。而手足為之使。居常則以揖讓為文。用有事則以格鬪為武。用其居常則心君也。耳目指使也。而手足民也。有變則心大將也。耳目偏禪也。而手足兵也。豈更索具哉。且何獨於人也。龜鼈鱗蚌之類。莫不有甲。則皆守之具也。一稱其肉之大小。周員設衛。以捍禦外侮。唯至於絕不倫者。而後屈焉。兕虎鷹隼之屬。有爪牙角距。則皆攻之具也。一稱其養之多少。攫拏觸噬。以便攻取。唯至於已不敵者。而後屈焉。下至無情之族。草有根。必藏之至深之下。木有實。必懸之至高之上。為高為深。此設險也。而為之甲以護之。

爲之芒與刺與枝以格之亦設險也彼物之利之者甚衆所以不能盡其類者皆捍衛之功也由此觀之天下無物無文武也明矣彼瓜角枝芒之屬何詎不爲觀也而非文用也又何詎而不爲固也而非武用也故兼文武者天地之性兼文武者萬物之道也一物之微猶不可以有文無武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國乎周以武取天下而世稱周爲文以今攷之周何嘗不重武也彼所爲文亦武之精者耳特以治之於微而武之名亡耳六藝之設禮樂射御以相次其意若曰吾以禮樂防之亦足已可無悖叛者矣如其不可吾有以制之也而射御卽繼其後平居以射御田獵服猛獸而有事卽以禦四裔威不軌蓋五兵之屬莫踰於射身處於人不及之地是足

以當甲冑矣而中微害遠是足以當矛戟矣故於平日所以取士與夫祭祀燕飲無不以射行之猶懼其未也天下利生於衆一人所能衆人不能則不可倚之爲大功射而必取貫革入深則能者少矣故其法曰射不主皮使無力者亦皆可亦透以習之故射不主皮者所以廣習射之途崇多殺之術其曰古之道者以恕於取士爲古之道也而說者更反其旨以爲尚德黜力孔子之旨旣失而文武周公之旨皆失於是安行徐言以爲德取青配白以爲文而舉天下之丈夫化爲女子舉天下國家之氣皆衰殺而不可以振沿邊之地所殺於敵者幾及百萬腹內之民所殺於賊者幾及百萬若復不止是盡也如草木而皆無鋒芒殼甲如鳥獸而皆無嘴爪牙距其

有能存者乎。今所為文章者皆使人無氣之事也。所為今時文者猶使人無氣之事也。稍涉奇矯之語即指以為粗而取人所常見者為正法安所得雄雋寶臣哉。世弱甚矣宜一反之而加意於武以齊乎文而一習之於射於文取其粗者而於武用其精者使兩者之數有以相近而際有以相合於武取射是取武之精者也於文取策是取文之粗者也粗而能精言者此更精矣又安用為迂踈無實之說乎。今之時文無當也即謂國制所在不容盡去亦酌而用之凡經義相質一當如國初取通解而止而所以考其才智者則策與射似當為重也。

古今習射之說眾矣乃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如一則化書相似大奇

收天下忠義之用

為天下之共主而欲盡收天下之忠以一已率之此不得也。上下濶遠情有間而欲義相切豈勢所便哉。夫收之于散者薄取之于少者專今使民遠為忠必不得也使各忠其所屬則便矣。為僕者忠於家主為家主者忠於令長為令長者忠於長吏然則脫然有變大吏急天子小吏急其長民急其上為天子者收忠於二三大吏而固已盡收之天下矣。彼之所為死其長者皆長之所率以奉一人者也。故為天子者莫若使其下盡有權生死予奪令得專之而彼以取下之心矣。昔者周時大臣各自置僚佐而兩漢之時守各自署其屬皆有臣主之稱而義為之死臨患難而周旋不去故漢時守相之

功為多君得而倚之非倚其守相之一人倚其所屬用命之
眾也○今必欲天下之人盡庇于一人之德盡聽于一人之威
越絕之勢何以相至與之有不恩奪之有不威天下之心所
以盡渙而不相急也○且夫人之情欲得人之忠已也故力為
忠上之事以導之苟勢必不可以得人之忠矣則其心亦遂
不聯切於上自曹掾以至於百姓視其守相如萍梗之相遭
則守相之視其上亦復如是而已此何也人固不能以已所
不得之下者而效之上也

天下固無獨忠之理匹夫自經溝瀆忠則忠矣何所輕重
吾事委權以收用正剏國親侯之理非泛泛也

募兵

國無宿具卒有急難則若之何日內地之民其生生厚其養
逸久驅之應敵易走難固夫無國不有貧民無國不有裨民
外兵既逼內寇亦生為此之道莫如募兵則饑民有所得食
而暴民有所用其魚嗜可以息奸宄窒瑕隙其利一募兵必
得兵之精其利二法當以等取之略如宋制絜之以俠稱之
以力角之以捷比之以藝四合三合為上二合為中一合為
下差其廩餼而以班升之法待其後擇其尤者為首領而皆
廩其父母妻子於城中一以為厚一以為質加之以深情而
恃之以重罰此用募兵之道用募兵者用其死命也故募兵
先貧民其惜生之情輕故死力可得而取也築城浚池護梁

而守則莫若本城居民。本城居民各有父母妻子各有資財。屋宅其獨為守則不能。故皆欲借力於同。取利於貫。其相為也。無相賜之心。皆自固之意。城破則家不保。城破則妻子不保。城破則父母不保。城破則身不保。四者相與督之。欲不效死不可得也。用居民者。用其生命也。故守城先富民。其畏死之情重。故生力可得而取也。故民之情愈貧愈易養。愈富愈自重。此其必然也。不知其情。未有可得而用之也。夫民之百物可徒取也。性命不可得而徒取也。以財償罰可取人力。以爵祿殺生賞罰可取人死刑。可多用爵難博行善者。擇梟而將擇功而施。不失毫厘而後可以馭之。什長勇則十人皆勇。百長勇則百人皆勇。此先將也。功微報微。功重報重。此先功。

也。擇尤而將。又擇尤而賞。而施少而力多矣。夫天下之苦莫甚于兵。天下之事莫難于用兵。天下之術當聚于用兵。智不足。以知之力不足。以達之。無多端以助之。而欲以苟且應敵者。此九死一生之道。

用死用生。理明而義微。第兩用字有力。故緊接性命不可徒取。句先將先功。正所以用之也。前對舉後亦對舉。化盡比儷之迹。此運筆妙處。

米昂

天下土地如故耕作如故人非加多食非加豐也而十餘年來米粟湧貴而訖不知其故問之農民農民不知問之田主田主不知問之士紳士紳不知深求其說起於田并之豪家而囤販之戶衆耳田散在民間民各得之以爲利資糶者寡價之所以平者一也有粟之戶與糶粟之人相對而貿易得米本價而止價之所以平二也而有粟之家不必有錢急錢則非時出糶不能待價之高而價卽不得高價之所以平三也而粟散民間收買爲難不爲販客所利而米不遠流價之所以平者四也今則不然田并豪家民無所利資糶者多價所以昂者一也田并豪家粟積而不散以待民之急

積則有所虛然則積即急之因矣。比急而發則價唯其所命。價之所以昂者二也。田并豪家不以斗石散也。指困而糴常以與販客不以給士民而屯戶販客因之米以外流價之所。以昂者三也。米流于外外價應平而亦不得平其本先多矣。出粟之家非與易粟之家切相易也。而經于屯與販之手屯家稅十三販客稅十三舟車擔負之費見稅十一價之所以昂者四也。粟多之家多所積多所靡是又一泄也。粟歸豪家而其弊展轉相生如此是可深求其故而思所以救之乎。夫米之貴非獨米貴也。米粟遍與萬物相連粟一加分而物之加分者多矣。天下所以貧也知其弊而知以處之矣。

金粟死生是治國家者一大經濟宜乎留心如此然令粟死矣金不生又將柰何

爵祿 治平論下

今天下事所以無一可為者何哉。欲豐財財必不可豐。欲強兵兵必不可強。以至屯鹽鑄採無一可舉。舉世思之而不得其故。臣以為此不知用人之過也。用人矣。欲人之忠必不忠。欲人之廉必不廉。欲人竭智極慮效死疆場而必不應。亦舉世思之而不得其故。臣以為此不善制爵祿之過也。夫人以權使事以權成爵祿者。人君之大權所以驅天下以從欲之具也。故爵祿之權重則強。輕則弱。甚重則甚強。甚輕則甚弱。權之多少得人力之多少也。得人力之多少成事之多少也。今日之失在輕以與人爵重以與人祿。欲盡操爵祿之權而實一不能操耳。請得而詳言之。夫刑不在殺以當而嚴。爵不

在尊以當而貴當者正其事以求人正其人以求功定而無
 轉者也今也以事業責人而以文藝取之此於古六藝比於
 書而可調御性情比於樂固非六德六行之比也乃得而即
 與以中行推知一日而三百赤紱此何當哉大較安與耳此
 而與計功者但可使書籍稠濁筆墨紙價增長三倍耳必無
 可他得之理即有因而立功者亦才性所近之事必不自文
 業來也每見登科後此等即束置高閣彼不用而皇上顧得
 而用乎如謂文以明道明道之言又不若是其多矣亦容易
 可為夫人而能之矣不知道有何奇異而須一生治之瑣棘
 求之乎而貪酷之吏盡出此中又遵何道也是則士人之文
 業無非浮夸之嚆矢而朝廷之爵祿祇為士人之富貴富貴

耳又何爵祿之有乎非獨如此也始既以文業當德行繼又
 以升遷當賞賚爵賞一也可若是混乎事非開國輒越次售
 功才非通長遽徧涉要地謂之爵位爵以寵之位以定之才
 其所宜皆有一定條此忽彼爵之名是位之實非矣因之多
 設品級以離跂人心數為遷轉以增長奔競三年而拔舉若
 而人每歲又升調若而人鄉會二試覓舉之人猥多一主數
 僕賓朋餞贈舟馬餽貨之費豈止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又使
 貢監吏典之類遠集輦下有應選者有待期者有軋選者率
 一缺而數人伺之僕從娼妓負販之類相因而多者亦不下
 十萬於是歲漕省直之米復廩省直之人所徵本色盡化折
 色而不知也加以榮利所驅普天皆動農工之子半以改業

商賈之家增長其浮高者為士。卑者為工。工多一工有筆墨
 刊刻之匠。商多一商有販書買書之人。業非阜財功成貧弱。
 天下合計之大分是士。又大分是兵。小分是民。而民生日競。
 不靜其業。終日營營如鷄逐食。蠅逐臭。半營於家。半馳於途。
 半聚於京都。會省昔人謂政本之地宜清。不當以禦。一事
○以上皆以文義取人之弊也。下弊在。多官渡得無迹。
 牽擾諸司。今朝廷非有一事而詮務獨為紛紜。天下非有裔
 敵盜賊之禍。而民志先已不處。如蝸如蟾。如沸如羨。蓋自有
 科目以來。民俗無一日靜也。特隱屏而管上。不之見耳。不稱
 浮囂爭競為亂。則已。若稱之為亂。則亂天下之尤者。非銓地
 而誰一官一人。猶不為多。既數為遷代。則有見在已去。未來
 率一官而三人待次。而兩在不用之地。而官多則士多。官多

則官之僕從親戚多。官多則書吏幹辦之人多。士多而不成
 為士之人又多。書吏多而書吏朋比作奸之人又多。相連之
 數一官出而百人失業。則二萬四千官當有二百四十萬人
 失業。率民出於無用。固趙威后所詰也。世謂一族耳。以天
 下之大而不能與爭。不得其故。不知此即其故矣。人多不使
 八九為閑民。而所治皆鬻悅女子之業。其貧且弱也。固宜。且
 夫爵級太分。堂簾太懸。非制勢之法也。道遠難至。竿長難操。
 物之長者中腰必軟。無以自舉。此其喻也。故肩止可一節。以
 至於肘。肘止可一節。以至於腕。腕止可一節。以至於指。三五
 以上即成不用。君之五指在於百姓。欲富唯民。欲強唯民。短
 小精悍。由急相屬。堂下千里。止由分隔。故為尊之道亦有所

止君民之間倍欲爲親兩者之較取足相使故地大人衆則加等以相臨地少人寡則減等以相近適所宜也非勢所迫空設不切之級強立無故之等未論亢而無民先緩上下之勢推之不强加人無力筋脉弛長國勢闌單其弊一也天下之勢自廣生高相載之理止於此數歷級太速卽同無級尊位易獵卽已不尊譬如爲山陵遲以往不成陡峻參差之間未免一視高下相泯無際可分臣勢不隆主勢亦減其弊二也而人爲中壽之物強仕以至懸車中間纔二十年階級已多若一歷而過旣成不處若所在久任則誰爲公輔而旣設此職應關以事凡爲相累之官必爲過事之處而人壽旣短所爲之事必爭口力經由之間日月逝矣其弊三也而人心

如火其動如走皆貪於前不肯安處旣有可慕卽咸其腓升遷尚在異日望遷已足是今時悠悠之心有如行客凡作一事有始中終始終旣無中亦何在猶之竟無一事等於竟無一官但有途遠決非勢巍其弊四也合此四者則皆輕以予人爵之弊也夫爵祿相須也然二者有辨爵從天制祿從地制爵自君立分君之餘祿自民供分民之餘而爵必君與因而重之祿可自營因而輕之此順以立權也而爵虛易給祿實難供易者難之以秘惜得重難者易之以厚與爲恩又反以制權也故平民相用有祿無爵裔敵相使祿多爵少因於其勢自取權重至若天下地大則天子勢尊有爵可崇有祿可賦兩權皆裕唯以權制故祿與爵稱平時之法也爵卑祿厚

則鼓舞之術也。唯無有爵尊祿薄者。今也出於君者。反視之甚輕。供於民者。反視之甚重。易與人以爵。難與人以祿。兩失其權矣。臣得君之爵。雖尊。不可以分人。祿可以分人矣。而又苦於薄。而徒尊之。爵遂成無位。無民之勢。無以爲用。下之道成。事之本。此其弊。文武皆然而最明而易見者。莫如武職。彼其求人死力。所需於恩威者最多。而懸級較少。不數轉而已。極苟爲易與。以爵則意願易盈。必謂端坐無事。苟可保其所。有若起而有爲。或反失其故物。其位愈尊。其志愈怯。有必然者。而本爲分勢。相用之人。則額糧不足以爲恩。必將有以私之。如東坡所云。君有私厚之將。將有私厚之卒。若祿薄矣。自養不給。何以及人。無恩則法難獨行而已。瘠必損下。自益於

是威殫於理。屈勢弱於情。虧上無以用其下。下有以輕其上。一旦有事。則棄之而走。卽其無事。亦或賊帥而潰矣。此在文官中。則可分爲兩人。論之。爵尊者。志愈怯。必媵阿緘。默而不肯任天下之事。而位下者。卽未有不以窮促而得不展者。賤不使貴。貧亦不用富。輿隸之人。尚衣輕刺肥。而可以窶人之子。爲之主。以相使乎。此固祿薄之病也。且夫天下之情。不可使之不自勝也。祿不配爵。則用不配事情。理迫之。而君有不能得之臣者矣。以京官中者言之。歲祿不過數十金。而儻居之費。班役之費。四時衣製之費。煤米之費。紙扎之費。迎送餞贈禮節之費。不下數百金。於何取之。瘠薄已甚。所費在禮所傷。在德。居食衣服之不辦。不肖者之所不堪。而禮節恩施之

盡費亦賢者之所難忍。勉強之道難久。不肖之心自生。而不足之情。既爲在其上者所體。亦爲在其下者所射。私利之路。相合以啓。而既能得之於爵。則祿可自取。祿之制於君者。雖厚有盡。而其自爲取者。少亦無窮。所得未改。而君權坐失。臣行斯毀。今法非不禁貪。而貪必不可禁。蓋理所訓之風俗。可易而勢所成之風俗。必不可易也。何者。名爲官而食不及上。農誠無以平其分也。理之名合上下。而生藉兩對而全上惠。下廉公理。朋立上失其惠。而廉難獨成。則貪亦有理。此於臣無不得。而君之所失。則已多矣。夫制爵不足以易人之功。而更以誨人之貪。不亦舛乎。此又祿已薄之弊也。且天下之法。稱能而立。是故察智之所不得用者。卽爵祿之所不可加。親

信之所不得及者。卽恩禮之所不可施。此有費而於彼必無可得也。各以甚近得甚切。各以甚切得甚當。各以甚當得甚用。此所以無遠不近。得相使之急。與今也。權盡攬於一人。一命之吏。皆天子所授權。出於天子。而天子既不能隔手而用。而可以用之處。又爲權所不存。是如犬豕於僕室。而使爲主家守門也。豈無忠志。不能越所近而效其忠耳。而長屬相與。如浮萍之相遇。倏然而散。而皆何得焉。此吝權不分。其失一也。夫祿以多厚。爵以少貴。爵出於天子者。唯不易加也。而得之者。榮故古者侯國。唯一卿命於天子。以示重。而餘皆自擇。使所爵之人。亦可爵人也。而天子之爵。載之愈高。今天子而命及陪臣。下吏似視爵太輕。而吝以爵人之權。與人又似視

爵太重然俱爲托權於人但以地近者爲出於已不亦悞乎而因多成紛才非自辨卽權非自持妄加之爵不尊妄與之物無惠與者糊塗則得者淡薄亦惡在爲已之權乎受爵公朝謝恩私室明以權與人者權猶歸於公上而陰爲人所用者權盡屬於旁侵歸於吏者人以德吏而依於例者人以功天而君權則略無所見矣此又各權不分之弊也今欲反之不必更設也唯行以無事而可不輕以爵與人不以升遷爲賞舉科甲貢薦一切罷之返政地以靜治而已使天下舉之何必一人舉之以積日擇之何必一旦擇之而自至下者始且見成事而用使才品絲毫可別則爵位等級若畫矣天下士固苦於多而莫適所以用之也胥吏丞簿之人鄉亭里老

之類固苦其作奸舞文罔上行私而無道以易之也則何不卽盡以士人充之也此其中有數利焉使令分舉所屬之見不憂不精一也以一縣供一令之求不憂不足二也令有所與揖讓之人可生其敬忌三也異時胥吏所以得行其私者從旁入也若使公任其事容敢有所左右乎四也方以爲進身養名之地其束修必甚五也寸長亦自得收尋文豈其可遺六也異時者士常立於不用之地今自爲士而卽用於其邑而不可用者亦卽不名之爲士返浮言浮行之徒歸可耕可戰之民人敦實行七也無歲考科考鄉試會試之擾所省公私之費可數百萬人也守令則異鄉人爲之以爲公幕僚則士人爲之以爲熟習必無遠於人情之事九也而縣多有

其人郡有缺。可辟其尤者應之。郡多有其人。部堂有缺。可辟其尤者應之。辟者必直指所欲得之品。應者必以才行適相當之士各爲已。而求人必無不確之選。各爲事而求人必無虛設之員。異時者朝廷求士以言求之。孰賢孰愚。杳然如捕風影也。今也各司擇人以事據之。有功無功。昭然如數一二也。詮曹無一事而天下之賢全。而可致於前。而必使無遺矣。分止一方之才。合成天下之選。事在郡邑。賢滿舉朝。十也。夫無兵之名者。兵之強也。無士之名者。士之盛也。無求士之法者。得士之最精者也。無詮官之法者。詮序之至明也。省治時文之力。可以其強力任事。省延師學文。抄謄之費。可以餘資營生。省求多於聖賢之說。可使道如大路。道既易知。人無士

名。可使農商賈無一不有士行矣。上特未深悉夫文藝之士之害也。中產以上之家。無不教子。六歲卽延師教。以對偶取一對。二取青對白。取山對水。取仄對平。牽此扯彼。使整齊可觀。高下可誦。此何爲也。積之可爲表聯判語也。演之則八股法也。他無用也。數歲而教。以應試之文。又可笑矣。割截聖賢之全言。斬頭斷脚。以爲題目。因以爲文。必使上下不犯。則是必使言意不屬也。而又另取同類之言之。散在他處者。聚集配偶。以爲此題之說。勢不得足。則重復敷演。以成篇勢。不得異。則換字易位。以見巧。藏頭露脚。見端匿全。大略皆如奏疏。中庚癸飽騰之類耳。言無米麥。人知之也。言呼庚癸。其誰知之。是與爲端也。聖人治天下。將使普天之下。言語可通。而此

欲其不通相與爲侏僂鳩舌使日用飲食之人視聖賢之道若有深微難解而甘於自外而不知特文士之口吃也覆閉聖賢之道術而沉陰一世之人心孰過於此此其害之最深毒者也且夫言語不爲妖則已言語如爲妖則割頭斷脚之言容非賊 斬父之應乎且夫天下止此人也士中多得一人則農中少一人民之爭於多少以可耕可戰者計也士特農之出衆者耳率衆治力有加於耕戰之事不謂其相敗也而今也冠以峩冠虛半在上十袖長裾泯滅手足低聲柔氣有如女子盡失其所以作事者而口則獨用高行請託卑則把持風俗以之不美民生由之不靜圯族敗類孰過於此而平居以免後取優遺累貧民有警先逃爲倡警之若獸負文

者奔百箇皆奔賊 犯其奔者猶獵狍也然則殺至滿千滿萬族夷而村燔者非賊殺之士殺之也始知四民不可離處古人懼於商與士爲多爲一民心而慮者深耳此以平法言之則爲無用之民以深法誅之則爲有害之民而今也盈於天下苟此輩居天下之半是上失天下之半也有天下之名固不以土地計以人民計耳元世祖分江南民爲十等而廩士於娼與丐之間英雄之主以實計事親見宋所以亡起於浮民之衆而士爲浮民之尤故以文爲仇深惡而痛絕之耳魏武身爲才人猶欲剗浮華之徒何況秦始皇元世祖也故失之任官卽因之多士失之取士卽因之無民爵祿之方化理所存可不審乎苟爲能化浮民爲實民則反貧爲富反弱

爲強一以舉之矣。故爲天下無他善制爵祿而已矣。

欲用漢法郡縣辟令多亭長三老等官以爲進賢之地而
又厚其祿糈此是柳州一生學力見到處互見他篇不一
而足此篇詳于挾獎洋酒四千餘言其于制科末俗掀翻
殆盡削雕返朴更得機先固知此爲有關氣數之文

館選

翰林學士之名非古也置之自唐始然置之而宜爲不可少
者以爲天子游處之人有古師友之義則亦後世之制之善
者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天子之尊有四海之大生於深
宮之中與天下事物隔絕不屬耳目旣不聞見思慮何由相
周出對大庭雖六尚九列無非臨馭之人卽無不對以尊嚴
之體蓋非尊無以御下勢有所不可屈也雖時有宴飲游歌
以通其歡慶達其誠心而和嚴雜行於數不全唯其全於爲
士而無復疑尊之勢者始可以泮渙優游出入諷議脫然而
無嫌在天子旣有釋嚴弛顏之地而在士卽爲盡忠竭誠之
時此卽異姓可以同車之意尊卑越遠避忌無容者也故唯

如李泌之為山人、孟子之為客卿、為協於斯義、則士之名實不失耳。而名之友士、天子不失其尊、名之為士、士即自有其尊。而既全出於尊卑之外、則位尊者可屈為之、如竇儀已遷、端明宋祖猶以為非此人不可是也。卑者皆可為之、清禁之地、不以序遷是也。以不計尊卑為在尊卑之外也。故翰院之設、於官制無譏、而當時有未盡者、選之不正其名、任之不盡如其實耳。選之但以文藝任之、但以供奉詔旨、此又何以辨其為士而不為臣乎。以唐宋較之、宋之選舉無以大異於唐、而宋所以任之似勝於唐宋、實以備顧問用之也。故一則曰觀朕過失、極言無隱、再則曰後有過舉、盡忠極言、一則曰侍從於天下事、無所不言、再則曰論思侍從之職、不可不勉、則

於建官之旨、猶未失也。求其最為合者、則無如國初、國初所取充館員者、皆以徵聘隱逸之士。此則度越二代矣。館院所以處師友之地、而徵聘原為求師友之禮。如是而用之、即先如是而求之名實不相悖耳。而已受職而選者、如楊士奇、黃淮、劉鉉、鄒濟、陳仲完等。楊由王府審理、餘多由教職總之。不為計資之事、即皆近於徵聘之意。適足以明其無方也。相沿久而意漸失、有未能盡如其初者。不正其為士而槩之為臣、一以體統之事行之。凡人之情、既不能一於尊嚴而略無和顏悅色之時、天下之事亦必無但可恣行略無從容商確之理。而既不於此用其親、即不能不別有所親。而四目四聰無由可達矣。然任之失旨、又由於選之失實。天下必無有輕於

擇之而能重於用之者也。將以學識求人，奈何懸文藝為招乎？且選千人之英，必當求之千人之中；選萬人之傑，必當求之萬人之中。物較而後明，與多較而精者，自然之理也。故在前以甲科之雋者充之，未盡也；即今以知推之，有望者充之，亦未盡也。至廣乃有至精之數，其不當限途而索也明矣。即博求矣，猶未盡理。何者？取天子所親信之人，欲其人之賢，又欲天子能信其為賢，使天子信其為賢，必使天子自知之。夫傾腹心以相付，非可強得之人主也。考之唐宋，皆於朝臣中選之，必於朝臣者，蓋入為王官，固已為外官之雋，抑以在輦轂之下，舉者得耳，而目之即天子亦自可得察之。天子所得察者，諸臣固難以妄舉，而諸臣所易以悉者，天子亦能信其

知之真也。此非獨取賢之道，又為取信於天子之道。上下皆得耳，故自詮曹改授可也，自臺省改授可也，即部院寺監各舉其司屬亦可也。諸臣舉之，天子進而詢之，不能日陳者，疏為書而上之，不過一問再問，而胸中學識可盡得矣。今獨取之知推中，會處脂膏之地，於貧緣為有資，已為可疑之一端。而以朝廷遙知外臣舉者，不能自信，而謂天子能為群臣信之乎？無論館員雖臺省亦當歷部屬而後授也，人非地近不能加察，非可察不能深知，非深知不能親信，非親信不能盡其用而收其功。而既與朝夕則以知而後用，亦以用而愈知，日收其用，又日深其知，如此而閣臣之名不立可也。即欲枚卜其為卜也久矣，無以人言為矣。夫用人之法在先得一人

而精擇一人之數在。以衆舉之。而我以積年察之。衆有積之數。積亦有衆之數。合衆與積而全矣。此并爲子孫得入之道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求天子之親臣。亦唯天子可行其察者而已。蓋唐宋間所爲能收其用者。出於大臣之薦舉。而亦出於人主所自爲斟酌者耳。得用不得用之。故不可不察也。

自賓臣師臣之後。師傅學士等官。僅名耳。此篇將唐宋制度。看出微存師友之意。庶幾後王不河漢師。帝賓王之說。一選一用。兩意已盡。信而後可選。故繚繞於其後。情親而後得其用。故繚繞於其前。便成曲折盡致之文。

禁貪

今法禁貪而貪不可止。且益巧者。此非法不嚴。察不至也。未有以厚之而獨有以操之於理不足也。貪不能禁而欺且并生。是得兩矣。凡欲人爲廉。當使可以廉。而欲人不貪。當使可不貪。理足而後可以行法者。必然之勢也。爵祿者。人君所以馭下之善物。君臣之間。爵祿爲之合。而八柄之馭。爵祿爲之首。爵所以馭貴祿。所以馭富。富貴有以別於貧賤。而後官爲有以別於平民。爵名而祿實。必祿富而後爵尊。爵尊而後權立。因之以爲人主者之操柄。因之以全爲人臣者之德行。故古之制祿者。使富足以施。而貧不至於濫。苟爲富足以施。則祿已教仁也。苟爲貧不至於濫。則祿已教廉也。苟爲教仁而

教廉則祿之說又豈特祿之說已哉凡舉古人之說者當舉其全而言之得其一而遺其一則雖聖賢之說皆爲害於天下其曰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無以有已者此爲人臣者言之也其曰忠信重祿又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爾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此爲人君者言之也舉其與臣言者而不舉其與君言者臣無以自爲卽無以爲君而君之事荒矣其害可勝道哉官者以禮法行事者也枯瘠不可以具禮卑俛不可以行法窘狹不可以成事非獨不能爲其私先不能成其公其弊一也勢所不行卽不能不少有所取可以少卽可以多而狼籍自此始矣陷臣於必貪之地其弊二也夫祿之厚矣待之有禮矣有不法者然後誅之誅之而人服

今也予不先而法獨行則上無乃亦有愧於心者行法不能使人愧而先自愧其不能有所懲也亦以明矣所謂時人斯其辜者君實使之罪且坐上將誅亦失不誅亦失也此則祿薄而法不可以行其弊三也臣必不能以無營自給君卽必不能以廉儉信臣使上有疑下之心其弊四也所自爲取者既厚則視君之所與自輕今之官未有以罰俸爲憂者特以俸不得復格於升轉而其實非其所貪也祿不足欲而君爲無權而權皆自與則何以使下矣其弊五也任事之官取利於事蒞民之官取利於民而不在事與民之官取利於情分其歸皆爲取償於民其弊六也與人以祿不能以誨忠勸善興德輔能而更與其六罪亦已過矣三代以上不可得詳以

孟子所論周室之制侯國之下士已爲百石而天子之元士視子男則下士當爲百石矣。衰周之末已不如古而諸侯之大夫又不及天子之士。然原思爲孔子宰陪臣耳。孔子與之粟九百斯亦槩可推也。其祿之厚如此。故其時臣下樂事勸功。無論而其禁貪之法亦遂可得而密。二卵可以棄一城之將。而爲相受魚者懼免。此足以驗祿厚而誅可深矣。三代以後漢最近古。其大縣之令祿且千石。而中者亦五百石。故漢最多循良。而漢禁貪之法亦甚行。至於唐宋寢以益薄。唐之一品止七百石。不及漢之縣令。而九品止五十七石矣。宋亦復然。故楊億有言。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

吏。至左右僕射。月俸不及軍中千夫之長。當時何以自給乎。無以自給。其能以枵腹居官乎。縱使其時盡得古之賢聖而用之。雖和若下惠。必不能全其浮沉。小官之樂。雖有原思。必不能爲隣里鄉黨之賜。雖有孔子。必不能厚其屬吏。爲九百之與。雖有伯夷叔齊。但能不仕耳。未有居官而又能全其清者也。居今之世。意論古之人。直疑當世必無端人廉士可矣。其俸入如此。而又能篤於親友。豐於節禮者。必無之事也。其不缺於廢。而又謂當時居官之人。必無旁利者。必無之事也。觀林駟所言。坐受餽遺。不如中都之官。則當時固以苞苴爲常理矣。如是而當時所謂賢人君子者。固盡可知也。其在今日。則有甚難爲者。三品以上。未論五品以下。此皆與民與事。

相親之官而勢便於為奸利者而五品之俸月不過四石六斗歲不過五十石石折七錢則三十五金之入耳下至九品則月二石五斗歲折十八兩餘而官無公廨賃居之費以至少者為率歲不下四十金雇馬班後之費各不下三四十金薪水之費不下二十金月米十二石外私辦又不下三四十金四時服色儉省之甚又不下四五十金酒食餞贈之費亦復稱是度一歲之用三百金為適足但二百金亦不免於窘此些須者充何等也禮節缺於前衣食之計逼於後此時而云不苟取直勢無所之耳情固不可使人不自勝也始于不自勝終於不可禁始于鼠穴成為江河始為追脅而行之逕成為四通八達之衢而上之人猶意為偶有之事或有言者

必求其事以實之不知其所以營之與突者雖妻子不使知而謂一二調事之人可以踪跡之乎其不幸而敗者皆貪而拙者耳若大奸大貪或反以廉舉矣事固有可明見者也彼其祿入既不足以糊口然而衣服甚都器飭甚設宮室田園甚豐則所顯挈於人耳目者無一非刻露極矣賊而又何須別索其賊身不免於妄取而又日捐俸以助某工濟某餉則所自言於君者無一非欺而又何用別求其欺使人臣相率而為貪欺一〇意〇凡〇三〇喝非國之福也蓋唐之末年半俸不給宋亦如之雖不可謂二李之敗由於俸薄不幸而省祿俸皆在季年則亦不可謂非致敗之一端也蓋官吏之入當使在可見之地而不可使其出於不可知出於可見無一而非君之權出於不可知無一

而非臣之罪。君之權舉則所求于事者無不得。而臣之罪積則所損於民者日以深。蓋無明子必有暗剝。明子有止而暗剝無窮。此爲必然之事。而官必不貧。而但有民貧。則爲致敗之由也。夫明與私取其出之民者同。其入於官吏者亦同。然而功罪利害則已遠矣。彼財者物一而名無數者也。上與之爲祿而下取之爲賊。公行之爲禮而私受之爲賄。定制而賦之謂之法。而攫而取之謂之貪。奈何不使出於公而必使出於私乎。人情之苦唯身歷者知之。最真體察最盡純始爲國子監學正。已陞都察院司務位。雖九品然王官也。學正月俸麥紙不過二兩七錢。司務一兩六錢而已。監務盡縮於丞博。而此功爲閑官。院務縮於經廳左司。而右司亦爲閑官。在前

爲後○面八清句○提○編○

國子監生例有贊儀。今則生徒寥落矣。異時侍班獨爲察院之事。而廳官有時代行之名美矣。於此不爲侵官。而在彼者出差回差皆有禮際。今亦有不然者矣。不得其職之所司。有如宋寄祿之官。而亦不得其代耕之實。不如周九人之養於清與廉。爲有其似。而于傷教害義。則多有其實矣。所携一侄布衣不完。無以見客。清則清矣。不可謂非不慈親朋之出入者。餞贈之禮多廢。爲惜馬錢有一帖不能投者。清則清矣。不可謂非薄。故交族人之在京者。非獨無九百之粟。爲之分有一飯不能具者。清則清矣。不可謂非薄於族誼。欠借既多。冬盡不能給償。清則清矣。不可謂不負人。一僕不率教多所負人。逐而去之。去之誠當。未嘗不自悔。周恤之不至。罪由主

人也清則清矣。不可謂之不刻。薦師在京絕少。隻鷄斗酒之俸而顧反受其周。適受之何義也。清則清矣。實不可謂之非苟得也。而每一上馬敗絮伶仃。未免愧其班。皂無以從。夫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之事。居處飲食不及輿。隸無以自酌。于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之間。同寅之中。無能杯酒慙慙無以從。夫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之義。凡斯種種。皆傷德廢禮之事。未可強顏自解者也。易者以一易兩。則人以爲得。而以兩易一。則人以爲失。若一清而盡廢諸行。亦豈聖賢之所許乎。蓋至歲暮。頒俸一季之入。僅三兩伍錢而已。考之初制。亦不爾也。國國初一証好初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歲且千石。以至從九品。歲亦五十石。而柴薪馬料在其外。以後一品至五品。實支十之三。此下實

支十之四。餘皆給鈔矣。自鈔折閱不行。而名爲折者。於實皆爲減。而實支之米。又復折銀折錢。遂漸以殺矣。而柴薪馬料在官卑祿薄者。原與俸相當。未爲不足。而兵興以來。一文不給。此則王者之過也。今但復國初之舊。可耳。使之有以自給。而亦使之少得有餘。廉者可以成廉。而貪者亦無所迫。以成貪。蓋士自登科及第。亦盡以好官自期。而其立心爲貪者。抑已寡也。而臣果可以自好。而君卽可以無疑。蓋今之以贓獲罪者。豈盡如刑官之所擬。而但可信其爲實。不可疑其爲虛者。其俸薄而貲厚。在皇上有不能爲之解者也。豈獨皇上不能爲之解。卽旁觀者亦不能爲之解也。豈獨旁人不能爲之解。卽其人亦不能自爲解也。非天降也。非地出也。彼其解衣

斐飾不缺於供者何從而致哉然則皇上之所誅者少而所
○刻○露○得○妙○
 疑者多未免盡以不肖待諸臣矣其所疑者誠是也必然之
 事而非或然之事也至于疑其必然而雖有交道接禮而來
 者亦復不信而以輕為重以少為多可以求深而不可以求
 減而罪皆成于恍惚疑似之中矣夫使人臣自決于貪非國
○造○映○
 之福也使臣主不相信而相猜猶非國之福也今但一厚其
 俸而即可以免此矣夫天下事有以操始有以操終則物無
 所可逃祿所以操始也法所以操終也有以為恩而後有以
○正○面○共○數○語○已○盡○
 為法恩既深而後法可重今但省官益俸厚恤其私使之有
 游移展轉之地而後舉廉獎清以風之其中而又宮室有制
 田業有數嚴為之限過制者沒官以操之其終始中終皆舉

而貪官污吏必無所容於其間矣彼貪官污吏所得皆藏之
 其家以為其子孫無窮之計必非可寄之他室也稽之所藏
 如閉口捕舌無所復之而出入皆在可稽之地則主臣相與
 於坦然明白之中安所用告訐之紛紛乎夫使臣有以自全
○應○大○害○句○
 而使君有以信臣者國之大利也或謂目今多事徵兵益餉
 日苦不足若復增俸安所取之不知民之貧在於無藝之取
 必不窮於有制之供若能使官吏一無所取則已如其不能
 但奪其自為取者為上所以與之者其名易而實未有改也
 而厚之于此即可以省之于彼蓋今日之弊正在於君不能
 使其臣臣不能使其民故兵多而不得其用考之周制不養
 兵而但養士故二十五家而立閭師閭師即以爲中士矣四

間而立之族長。族長已為上士矣。設官之密莫過于周者。然
 有一間長而即收二十五人之用。有一族長而即得百人之
 用。則雖費而事立。唯不加意于用民者。而加意於為用者。此
 則今日養兵而不使之由也。乃知周之省官省之於上。而特
 詳之於下。而其優之於士者。乃所以善用其民歟。夫養士非
 以為士也。以為國也。豐爵厚祿。非所以靡財也。以生財也。富
 貴可欲。而後人勉於事功者。固必至之情。而貴而後有以行
 令。富而後可以用人者。亦相因之理。故以孔子之聖。為魯司
 寇之官。然而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服物之具如此。
 合之盛服修身。而知為立尊行令之本。以歲取十千。合之我
 取其陳。食我農夫之說。而知為厚下用人之事。苟為貴可以

爵祿元為表裏如此

行令。富可以用人。則事成功立。其以豐肥天下也。必有餘。苟
 為貴無以行令。富無以有人。亦必事隳功廢。其以瘠薄天下
 也。必有餘。而凡人之情。謹狹者必不足。以有為。而廣大者乃
 可以有立。局狹在於財用。勢即必成。為性情。而性情之事。一
 例。以往將天下之事。亦積漸而隳。其不能有所軒揭於世也。
 明矣。管子曰。用財不可以嗇。財嗇則廢。苟為祿狹不足。以有
 為。則所給些須之祿。又非空廢乎。然則以省祿為惜財者。特
 鼠目寸光之論。而豐祿侈費。反足以富強者。乃瞻言百里之
 智也。

命篇曰。禁貪大意。只是加俸。謂之測原扶本也。可謂之稱
 情治理也。可雖鬱然大篇。情致亦帶貞妻之色。

救荒之一

國無積儲而當稔歲應急之策必出于捐賑然賑之不得其法有捐於國無濟於民或反促之使填溝壑失在不以民賑民而以官賑民也不能散之反聚之也以官賑民必以吏行之而以法用之官與民以分相臨以勢相隔故於行督責則有餘而於行撫綏則不足而以吏行之非獨因之爲私卽使盡出于公亦徒苟焉塞責之事而以法用之則一槩之法無以周不齊之情不能散之使易爲而反聚之使難應所聚之處民受其病聚於此則離于彼曾鞏所謂農不復得脩其畝畝賈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室廬田土一朝棄之數歲不復是以一歲之荒爲累

歲之荒也。而施舍有定所聞之者。從四遠而至。疲病老弱。因之頓於道路。至止之所。尚有齊壓數十里外。豈無顛仆。是則所謂促之就盡者也。而不盡天年而死者。能為癘穢氣所積。能為疫強壯。奸宄之民。能為盜。皆起於所聚。此其弊豈止一端而已哉。故道莫若散之。散之莫若使不出其鄉。不出其鄉。莫若使其自相賑。小富者可以及鄰。而多餘者可以及里。此不可以科派行之。而以仁義勸之。而卽以保舉隨之。以爵賞旌之。夫欲舉德行而正。恐無據也。有能出粟若干。以上者保舉為武學生。多濟若干者。舉為附學。增廣廩膳。生若國學生。而不為士。及兼有他功能者。為里正。鄉長。若漢亭長。三老。游徼之類。以至由士入官。若丞若尉。若令。皆可計多少。而差等

售之。由此進者。從舉薦陞。而不課文藝。不限其所至。其勢必

勸賑之義已完

爭為之矣。施者得名。受者得食。豈為益彼損此之事哉。且人

未有肯施恩不報之地。校已財於不知之何人者也。今所賑

卽其親朋隣里。穀米朝出。美聲夕至。施之一日。受感終身。名

實兩得矣。古人有言曰。人得所欲。以從其事。非我有成。其誰

受之。夫為天下。亦使人得其欲耳。得仁義之名。與爵祿之實。

捐財甚難。寧慮過售哉。事甚易行。而難于行之者。未有說以

言其理宜如此

處之也。不得其說。以處之。在上者比于西園鬻爵之類。卽以

為平乎國體。在下者比于納粟得官之類。卽以為妨于教化。

而以此得之者。非久。卽為主者之所扼。宜乎趨趨不前也。此

未正其名耳。子曰。必也正名乎。是非之說明。則利害之實立。

若是而題之爲非則利而成之爲害。此腐儒之言。所以傷名
害實也。今則博施濟衆實行仁義之事。上與天子分任養民
之責。而顧得汚濁之名。枉矣。人唯使之自利。以利人而後可
通也。故勸賑而民不從者。于已未有得也。已有得而猶不畢
從者。未能與之以名也。與之以可居之名。以收其實而盡矣。
此其制當定於無事之時。而行之當于始荒之日。定于無事
之時。則人得預爲蓄積。而行於始荒之日。則其濟之也易爲
功。而不至于甚。及今行之。蓋已晚矣。然猶可有所濟也。而不
然者。獸窮則噬。貧既不可忍。富必不能全。同爲鳥有而才智
有能之士。同爲盜賊。棄兩大利而爲兩大害。國不得士而盜
乃得。魁計孰悖於此者。

救荒之二

王者舉事無一不以爲祿隨之。故其事易成。而可久。勸賑非
可以空言行也。昭之以義。誘之以名。而卽實之以爵祿。君不
能取之已。以與民也。又不能徒奪之民。以與之民也。使之樂
輸而不倦。言未脫口。而粟出於困。殍起於衢。困者得甦。枯者
得潤。此無故人皆有得焉。爾吾非使徒以與人也。使之有以
自是而施之。有以自重考之。周禮有荒政十二。而不恃也。其
常政爲已備矣。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其
德見之行。日德行而所謂智仁聖義者。不虛存于心也。必取
實于孝友睦姻任恤。自其父母兄弟之愛之餘。以至戚友鄰
里。皆能有其恩施。功濟矣。然後信其爲長令之才。而書升加

焉蓋古之取德行者如是其有實也而王者遂因之以達其振窮賑乏之政令雖有凶災禘歲大旱大浸山童水涸而卽有無妄之人意外之仁人義士樂得行義以就其名聲而成其德行其在於下本捐資之事而已有行德之名其在于上有德舉之實而亦必無賄進之譏實無以異于今之勸施者而名加美焉事一而道兩意遠而功深此王道之所以粹精也俗不成于先而道欲以濟乎急則莫若明爲條而誘之而要之與古人之意相彷彿夫事固以近舉也以鄉隣邑里之貧民求濟于鄉鄰邑里之外則勢必不能應而情必不能相急就其比里什五之中有參差不齊之饑民卽自有參差不齊之優戶因時就勢酌損爲益深而方舟淺而泳游因依之

間財力相通事產相圓主僕相收昏姻相託有此少費而彼多益若此無費而彼有益者矣而其施濟之家有數家而可以周一二人者則又有一家而可以活數十家數百家者隨其多寡售之以職彼民之必相臨而愚之必聽于知無力之家必聽于有力之家旣爲自然之勢而使之相屬以得其制馭之便則固法制之所以立也彼已與縣令邑長所爲功德相若已有其實因而輕重售之卽舉而徑別之爲德行之科因之積累而陞據于功實不據于虛名則得士之真孰者真於此者彼財者物所以生死莫不性命寶之忍不肯割而旣推以濟人德行之實又孰有實于此者若小民猶然推財而國家反吝于錫爵是下爲仁義而上爲鄙吝也若只售以榜

額與以名聲則是下爲實而上反爲虛也下仁義而上鄙瑣
與下實而上虛者悖且夫行一得一猶將爲之乃今而一舉
而民賑于下士舉于上風俗尤美而保舉亦行是豈不一物
而四善者歟

同爲勸賑之說唯恐上以榜額虛名收之故又致其叮嚀
之意

救荒之三

國家不幸當荒儉之歲必非能以君賑民獨可使民自相賑
矣則以饑需米穀而米穀必出於民故也而以民賑民其道
有三移他方之有餘補此方之不足此用通商之術也移彼
家之有餘濟此家之不足此前勸賑之術也而道不止此則
有遺他年之有餘補此年之不足者非必積之當時備夫此
日也積之常時以備此日者有餘者之事也若夫不足之家
亦可使未來之粟爲今日之食借人贍已而異日償之則是
○有○此○奇○理○借未來之粟以贍今日也此于民甚便而富民不肯借貧民
不得借者則是信未立也信之不立者上之人未有以立之
也夫信之爲利于天下也久矣銀錢無用而天下用之者以

信爲功楮鈔尤無用而天下亦用之者尤以信爲功今借券之與楮幣豈異事哉然而券立而不能出人之財者人疑其不必償也設出之今日而斷收之異日仁義之人慨然從之而吝嗇之人亦勉強從之矣今爲官上者追官欠常盡其術而追私債卽欲寬之以市恩苟若此是使人不肯假人也使富人不肯貸者是使貧民無所得貸也善爲政者不然不施恩于此時欠負之人而施恩于異日借貸之人追私債如追官負使必不得脫遇有凶荒多出印票散之貧民令之從有餘之家質貸而歲入一分之息而出穀之家給以印簿次第注其數不還者官爲之追其有力必不能完者令得以力作報之而准其注銷此法一行次貧之家與平等之民多可以

相濟而餘又有官爵勸施之法以鼓舞之而爲名爲利之人可盡得所欲矣易曰理財正辭天下之事未有非正辭而可公行者也今正之爲私債則官不得相急矣正之爲公法謂此卽常平義倉之細者而其爲米粟主者卽司常平義倉之吏而與罰贖待賑同爲一類而官自急之則上可公行而不愠卽下所可據而不疑上必其法以成其信而利卽生于信立信立則不急積粟而粟足其中而民卽可以不死仁義忠信豈虛而無利之理而聖賢貴之哉蓋施者爲仁義而受者爲忠信聖人所以盡天下於道德也昔周禮泉府之官民與君貴而以國服爲息然可行之上下相親之時及王安石準之則爲民莫大之害蓋上者下之所不樂遇下與上接此所

謂○姤○其○角○也○柔○可○當○剛○哉○今○但○使○民○自○相○貫○償○而○以○官○法○輔○
之○有○百○利○而○無○一○害○雖○謂○盛○於○周○制○可○也○

此○卽○贖○人○受○金○孔○子○不○廢○之○理○周○禮○一○法○益○可○服○荆○公○之○
心○矣○



聖